

# 體會真正的中國

梁燕城

電影阿凡達中的人類軍頭說外星原住民是野蠻的藍色怪物，但當主角進入他們中生活時，卻發現那是另一個美麗世界。這就是我十七年來投身中國的經驗。

自少到大，父母、老師、西方傳媒都告訴我，共產黨是兇暴專橫的怪物，而從文革到六四，都印証了這點，故我罵了共產黨數十年。

93年決定回中國參與發展，並非很理性的決定，純是出於宗教的感悟與對中國文化的深情，為此要放棄一個百多萬薪酬的工作機會。那時我有一個單純的夢，就是希望將仁愛思想帶入中國，洗滌過去的鬥爭與暴戾。

回中國後認識很多知識份子和老百姓，發覺他們完全沒有我這種對中共的痛恨，也沒有海外那種急迫的民主訴求，反而因生活改進而十分欣喜。他們大多希望有民主，但不認為是當前急務，他們關注實際問題，如腐敗、貧窮、教育、醫療、住房等。

我在98年與上海復旦大學和政協合作，推動廉政文化，參照西方的審計制度，在體制上對付腐敗，同時探討在法制上加強人權的保障，當時得到加拿大政府支持，結果十分成功。

這期間開始認識共產黨人，並非凶殘怪物，卻是有血有肉的中國人，而且很多都有理想。我遂向一些官員表達對中國民主化的意見，他們很讚同，但表示因權位有限，故推薦到中央國務院去反映。於是我寫了多個建議書交國務院，之後又被推薦到黨中央見領導層高官，直接反映意見。

我一開始就提出民主、人權和宗教自由等議題，高層官員很坦率地告訴我，目前未到普選領導人的階段，但中國正在民主化，很願意聽取政治改革的意見，人權方面已簽國際公約，已在立法保障人權，包括宗教自由方面的建議。早期我提交有關宗教自由的一個建議書，官員說建議很好，但當前未能馬上推動，不過可以放在內部參考消息上討論。

2001年我開始上山下鄉，瞭解貧困農民子女教育的需要，2006年又到上海寶山區探討城市民工的困苦，一面在海外募捐助學，一面也將這些民間疾苦寫下來，提交改革建議書給中央，發覺高官都十分掌握問題所在，之後幾年內都改進了。

初年回中國，見一切如此艱難，曾半夜起床，望城市茫茫夜空，跪下來懇切為中國祈禱，之後像孩子一樣伏地痛哭。於是十多年投身進入真實的中國，沒有做生意賺錢，卻不斷想辦法去明白和解決民族發展中的困難。

終見到所資助的孩子紛紛入大學，貧窮人的生活不斷改進，知識份子越來越可以講真話，中國人越來越富足，中國也改以仁愛文化建國。半夜起來充滿欣慰，真想手舞足蹈。

我十分清楚中國仍未到全面民主，凡涉及影響穩定的言論和行動都會被壓。但中國正緩慢改進卻是事實，若能先尊重和愛護中國，以無窮的諒解去接納其不足，然後以愛心說誠實話，中國政府對合理的建言是接納的，我深信未來中國必會發展出符合國情的民主。